

崂山道教与 『崂山志』研究

苑秀丽 刘怀荣 著



教

崂山道教与 『崂山志』研究

苑秀丽 刘怀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崂山道教与《崂山志》研究 / 苑秀丽, 刘怀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61 - 0026 - 4

I. ①崂… II. ①苑…②刘… III. ①崂山 - 道教史 - 研究
IV. ①B95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132 号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前 言

崂山道教，向有“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之称，不仅在国内久负盛名，在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直至今日，海内外游客不辞辛劳，舟车辐辏，奔赴崂山者仍络绎不绝，动辄千万。然而，对崂山道教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却并不多见。自明末迄今，为崂山作志作记者，不乏其人，而黄宗昌（1588—1646）、周至元（1910—1962）二氏所撰之《崂山志》，堪称其中之翘楚，实为今人了解崂山历史，探究崂山道教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然而无论是对崂山道教，还是对这两位作者及其《崂山志》，均很少有人作专门、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本书对崂山道教和黄、周二氏的《崂山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崂山道教研究”，主要对崂山道教文化的研究概况、道教与齐地的关系、崂山道教发展分期及各期的基本特征、20世纪以来崂山道教的现状等专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其中关于20世纪以来崂山道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在实地考察、采访的基础上，对当代的崂山道教给予了关注。

下编“《崂山志》研究”，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在详述《崂山志》版本、续书及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对黄宗昌、周至元两位作者的家世、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证，对黄宗昌《崂山志》和周至元《崂山志》的创作缘由、思想倾向、体例、内容、写作特点及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并注意对两部《崂山志》的异同优劣进行比较。全书所论，以专题和个案研究为主，很多方面未能全面展开，系统性还很不够。倘能为崂山道教史的研究添加一砖一瓦，幸莫大焉。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教。

目 录

上编 崂山道教研究

第一章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兼谈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3)

第一节 国内外道教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3)

第二节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9)

第三节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 (13)

第四节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在青岛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16)

第二章 齐文化与道教及崂山道教之关系 (20)

第一节 齐地的神仙信仰与方仙道 (22)

第二节 齐地的黄老之学与黄老道 (36)

第三节 两汉时期崂山及周边的方术之士 (62)

第三章 魏晋至唐五代齐地方术与道教的发展 (6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齐地道教的发展 (68)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齐地道教的发展 (75)

第四章 崂山道教的发展与分期概述 (86)

第一节 崂山道教的发展与兴盛 (86)

第二节 崂山道教的中衰、中兴及衰落 (88)

第三节 崂山道教的历史地位 (90)

第五章 早期全真教与崂山道教之关系	(93)
第一节 全真教的教义特点	(94)
第二节 早期全真教在山东的活动	(96)
第三节 早期全真教与崂山道教的关系	(98)
第六章 明代嘉靖以来道教的发展与崂山道教的中兴	(102)
第一节 嘉靖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礼遇	(102)
第二节 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	(105)
第三节 崂山道教的三大支派	(108)
第七章 清代崂山道教的发展	(111)
第一节 清代前期崂山道教的发展	(111)
第二节 道光以来崂山道教的衰落	(121)
第三节 崂山道士与士人的交往、唱和	(128)
第八章 20 世纪以来崂山道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141)
第一节 崂山道教的发展历史	(141)
第二节 崂山著名道长的风采	(144)
第三节 崂山道教的现状	(148)

下编 《崂山志》研究

第九章 黄宗昌《崂山志》版本、续书及研究述略	(153)
第一节 《崂山志》的版本	(153)
第二节 《崂山志》的续书	(155)
第三节 黄宗昌及其《崂山志》研究	(157)
第四节 周至元及其《崂山志》研究	(158)
第五节 黄宗昌《崂山志》与其他《崂山志》的比较研究	(161)

第十章 黄宗昌家世与生平考	(164)
第一节 黄氏家族的早期发展	(165)
第二节 黄氏家族的鼎盛	(167)
第三节 黄宗昌生平	(170)
第四节 黄氏家族在清代前期的发展	(173)
第五节 黄氏家族在清代后期的衰落及文化世家的形成	(176)
第十一章 周至元家世与生平考	(181)
第一节 周氏家族早期的发展	(181)
第二节 周氏家族的兴盛	(183)
第三节 周氏家族的中衰	(185)
第四节 周氏家族的再兴	(187)
第五节 周至元生平考略	(189)
第十二章 黄《志》与周《志》的写作缘由与思想倾向	(195)
第一节 黄《志》与周《志》的写作缘由	(195)
第二节 黄《志》与周《志》的思想倾向	(198)
第十三章 周《志》与黄《志》体例的比较	(206)
第一节 周《志》对黄《志》体例的继承	(206)
第二节 周《志》体例的创新	(207)
第十四章 周《志》与黄《志》内容的比较	(210)
第一节 周《志》对黄《志》内容上的继承	(210)
第二节 周《志》在内容上的创新	(213)
第十五章 黄《志》与周《志》写作特点的比较	(219)
第一节 周《志》对黄《志》写作特点的承袭	(219)
第二节 周《志》写作特点的新变	(221)

第十六章 黄《志》与周《志》的学术价值	(226)
第一节 史学价值	(226)
第二节 文学价值	(227)
第三节 宗教价值	(229)
第四节 民俗价值	(230)
第五节 旅游价值	(231)
 附录一 新世纪版《崂山志》校点商兑	 (234)
 附录二 黄孝纾与崂山之因缘	 (280)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记	 (295)

上 编

崂 山 道 教 研 究

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编 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编

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编

第一章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兼谈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道家是与儒、释两家鼎足而三的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道教则是与道家密切相关的中国本土宗教，道家和道教文化均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道藏》几乎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故鲁迅先生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名言。自19世纪以来，道教文化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均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国际学术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中国道教的研究，经过各国学者两个多世纪的努力，道教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这一切均使得崂山道教自然地具备了可以与海尔、青啤等著名商业品牌相媲美的传统文化品牌价值，从而对青岛经济、文化，特别是旅游经济和对外文化交流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多年来我们对崂山道教的这一文化战略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崂山道教文化的基础性研究也始终不受重视，致使这种作用至今未能很好地得到发挥，甚至在某些宣传和介绍崂山道教的书籍和文章中还常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

由于崂山道教与道家及中国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化内涵非常独特，要想使它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它进行认真的基础性研究，并在密切关注国内外道教文化研究现状的前提下，对以往的崂山道教文化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清理，明确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就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节 国内外道教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与道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文

化的主干之一。在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民众文化方面，道教尤其具有比儒、释两家更典型的代表性和更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是 19 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得出的共识。它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道教在中国文化以及国际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也集中体现了国际知识界对道教的重视程度，可以看作国际道教热的成果之一。

早在 18 世纪末，道教就已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如伏尔泰（1694—1778）等人就在其著作中一再地用“老君”一词来指称道教。说明当时欧洲知识界已对道教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像我国古代习惯的做法一样没有对道教与道家作严格的区分。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汉学的日益兴盛，欧洲学者对道教普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般认为，从法国学者沙畹（汉名，1865—1918）开始，道教研究作为国际现代学术之一就已正式开始了。此后沙畹的弟子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再传弟子康德谟、石泰安以及后学苏远鸣、施博尔等都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一流学者，其中的施博尔又是当代国际道教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在我国台湾的台南市当过道士，并在台留学八年。1981 年曾应邀来考察中国大陆的道教现状。在法国，早在 1921 年法兰西学院就开创了第一个道教专题讲座，而且这种重视道教研究的文化学术传统后来一直被沿袭下来。直至今日，法国道教研究组还是几乎每天下午都要举行《道藏》读书会。因此，法国的道教研究从 18 世纪至今，在欧洲甚至在世界上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对道教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德国的维兹堡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尤其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成立有专门的道教研究小组。除进行专门研究外，还为国际道教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荷兰的戴闻达，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韦尔奇、席文等学者，在道教研究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在亚洲的日本、朝鲜（按：此指古代朝鲜）、越南、柬埔寨等汉字文明圈国家，道教均有广泛的传播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道家、道教和神仙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对它们的关系，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道教、道家都以老子的道为根基，道家是道教的哲学支柱，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而道教中的外丹黄白术和

内丹学则是由春秋战国时期行气、房中、服食三派仙术融汇而成，三者可合称为道学。^①据学者们研究，五斗米道大约在3世纪初即已传入朝鲜。到了高丽时代，道教在朝鲜受到了高度的尊崇，既建立了道观，也确立了道士制度，当时的历代国王都信仰道教，国家多次举行规模巨大的斋醮活动，这是朝鲜历史上道教最为繁荣的时期。到了15世纪，朝鲜还设立了专门负责道教事务的国家官署——昭格署，标志着道教的国教化。此外，中国道教的内丹学、医药养生学、图谶思想、风水思想在朝鲜也有着极为广泛的传播。道教也影响到朝鲜的民间信仰，朝鲜民间广泛流行着对城隍神、灶神、寿星（南极老人星）、关帝的崇拜和信仰。朝鲜文学中道教文学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道教经典在朝鲜受到人们的重视，11世纪中叶《道藏》在朝鲜已相当流行，道经中的《阴符经》、《周易参同契》、《黄庭经》等经典在朝鲜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②

在日本，早在奈良朝之前，道教的神仙说和咒术就已传入。到了奈良、平安时期，大量的道教经典被入唐的留学生带回，并受到朝廷的重视，道教开始大为流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对道教的了解更加深入，有的学者甚至招收弟子，传授道经，研究道教金丹学，并修习道教养生术。当时道教主要以民间交流的方式传播，因此，民众道教也更为普及和盛行。日本19世纪的著名学者平田笃胤（1801—1882）就已经注意到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教之间的关系，认为要理解日本的神道，就不可不深入研究中国的道教。日本虽未像朝鲜一样形成官方的道教制度，但是在日本的天皇制、医药学、宗教、文学，以及流行于日本民间的庚申信仰、泰山府君信仰、灶神信仰、钟馗信仰、关帝信仰中，都可以看到道教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道教在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③

① 参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② 参〔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三卷“韩国的道教”章，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参见〔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三卷“日本的神道教”章，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楼宇烈等主编：《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41页；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日本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对外道教的专门研究。1950 年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道教学者,如窪德忠、福永光、下出积与、吉冈义丰、酒井忠夫等,在道教研究方面著述丰富,造诣很高。仅窪德忠一人就出版过《道教史》、《道教诸神》、《道教入门》、《道教百话》等多种专著。近年来日本道教研究的一些优秀著作已被陆续译成中文,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的一些私立大学还设有道教课程。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不仅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连一般人也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普遍把了解道教和道教文化看作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一个关键性前提。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可以肯定,日本的道教研究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领先的地位。

由于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从 1968 年以来,道教国际学术会议已召开过 5 次。第一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发起,1968 年 7 月在意大利佩鲁贝市召开,代表均为欧、美各国的学者,宣读论文 8 篇,提出了 14 项研究规划。第二次会议由日本道教学会、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东亚研究中心主办,1972 年 9 月在日本长野县举行,参加会议的学者共 14 人,提交论文 13 篇。由于当时国内道教研究比较冷清,这两次会议竟然没有中国学者参加。第三次会议由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主办,1979 年 9 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道教与科学。参加会议的有中、美、日、英、法、联邦德国、瑞士、荷兰 8 个国家的学者共 30 人,提交论文 20 余篇。中国学者王明、陈国符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

此后,1985 年 9 月在巴黎召开了“道教和日本文化”国际讨论会;1985 年 12 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198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系又举行了“全真道教斋醮仪式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日本、中国以及中国香港的学者;1992 年 10 月,由西安市道教协会、西安市八仙宫和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在西安召开“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有来自中国、日本和法国的道教研究学者 50 余人出席。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道

教研究进入了兴盛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①

经过各国学者近两个世纪的努力，道教研究现在已取得了国际性的地位，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国内的道教研究却与世界道教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早在1918年，鲁迅先生就曾有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名言，但20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道教普遍抱有偏见。1949年前，只有极少数学者，如许地山、傅勤家、陈垣等在道教研究方面做过一些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直至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内道教研究基本上中断。80年代以来，道教研究才又重新起步。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北京、上海、四川三大研究中心，但研究人才匮乏的问题却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1980年，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道教学者只有两人到会。1987年，“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参加会议的学者也不过50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转而关注道教，其兴趣和研究重心并不在道教本身。也正因为如此，到1989、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牟钟鉴、胡孚琛等学者主持《道教通论》这一大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有相当一部分道教研究的专业项目（如符篆、经典、科教等）在全国都无法找到专门人才，最后只好暂时空缺。

近20年来，国内道教文化研究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出版了不少代表性的著作。如《正统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道藏提要》（任继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简明道教辞典》（黄海德、李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为学者研究道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卿希泰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汤一介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道教史探源——“汤用彤学术讲座”演讲辞及其他》（柳存仁讲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道教史著作，在许地山、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的基础上，对中国道教发展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魏晋神仙道教》

① 参见卿希泰《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胡孚琛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道教通论》(牟钟鉴等主编,齐鲁书社1991年版)、《道学通论》(胡孚琛、吕锡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陈耀庭、刘仲宇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唐宋内丹道教》(张光保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宋明理学与道教哲学》(陈少峰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道教文学史》(詹石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詹石窗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易学道教思想关系研究》(詹石窗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一批道教研究专著的出版,从不同侧面显示了近十几年来国内道教研究的实力。《道教文化研究》不定期丛刊的出版,为道教文化研究提供了专门的阵地。由汤一介、陈鼓应两位先生发起并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计划在3到5年内出版40本有关道家与道教的研究专著。随着这一批专著的面世,20世纪90年代以前道教研究不景气的现状得到大大改观。而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等监修的三卷本《道教》(朱越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法国学者安娜·塞德尔的《西方道教研究史》(蒋见元、刘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批域外道教研究专著的翻译出版,则为我们了解国外汉学研究中的道教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所有这一切,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道教研究已开始进入了一个兴盛期。^①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要使道教文化在中国本土不如在海外更受重视的事实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道教文化的了解、关注和研究的确已落在世界文化潮流之后。在经济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越来越明显的今天,这种落后已不仅仅是文化、学术的落后,它也将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① 此处不一一列举。关于道教研究现状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卿希泰《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丁培仁《1996—2000年国内道教研究成果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

第二节 崂山道教文化研究的成績及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国道教文化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往的崂山道教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自1998年“青岛市崂山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虽然相关工作的开展时断时续，但对于研究工作的推进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在崂山道教文化与《崂山志》两个方面做了一些切实的工作，使崂山道教在青岛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在现代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这对于凭借传统文化底蕴促进青岛经济发展，推进青岛文化建设，提高青岛文化水准来说，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细检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也的确是毋庸讳言的，而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又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经济决策、旅游开发，乃至青岛在国内外的文化形象。因此，对过去的研究作“温故知新”的反省，是非常必要的。

古人对崂山道教的研究，大多与对崂山名胜的介绍夹杂在一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明末清初黄宗昌、黄坦父子的《崂山志》、清代光绪年间黄肇颢的《崂山艺文志》及近人周至元的《游崂指南》、《崂山志》等，写作重点均在山水名胜描述及对歌咏崂山名胜的艺文作品的记录，其中对崂山道教的研究均较为简略。如黄氏父子的《崂山志》，仅卷五《仙释》篇对崂山道教的几位著名道士有简单的介绍。只有周宗颐的《太清宫志》对崂山道教的发展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但该书对一些史料和传说缺乏必要的辨析，如对太清宫的建立时间，该书仅从传说出发，认为是西汉年间的张廉夫建立了太清宫，这不仅与道教发展的实际不相符，也与史籍中关于太清宫建立时间的记载相左，因而是不可信的。^①尽管崂山在古代曾赢得了“全真道天下第二丛林”的美称，但是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人从学术、文化的意义上认真研究过崂山道教。这种状况固然与崂山道教缺乏著述丰厚的高道、在传教方面偏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又见刘怀荣《崂山道教及其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东方论坛》1995年第3期。